



春要捂的

□高明昌

这几天,感觉是出奇的冷,到绿地那里看孙女去,开车打暖风都来不及,脚就只好干冷着。周日下午三点半,我和妻子去了老家,进门问母亲感觉如何?母亲说,本来想羽绒衫换一换、洗一洗,现在不洗了,但终归没有结冰时厉害。我说,我感觉这几天背脊骨阴嗖嗖。母亲说,你少穿吧,我说没有,母亲解释说主要是人的骨头松了。来老家拉家常的婶母说,弟弟,开春了,人心里不防冷了,一冷就更冷了。母亲最后告诫,老古话讲得对,春要捂的,春要捂的。

我想起了从前,仿佛从前比现在要冷许多。其他不说了,穿

了棉鞋,脚趾头也会冻到弯不转来,为了让脚知道疼痛,我们有凳子不坐,白天满场地跑,晚上满屋子跑,像只猴子,歇不下脚头,面红耳赤、气喘吁吁了还不停,非要让脚趾头有感觉了不可;还有那双手,手背肿得像馒头,握个拳头,手背会裂皮,会钻心的疼。把手伸进灶堂口,让火光照在手上,感觉心都暖的。我愿意在灶头后面烧火,那熊熊火光比太阳要近,比太阳要暖,而且暖的速度也比较快。

这样的天气应该钻进被头里去,但白天里我们从来不恋窝。相反,我们喜欢到外面去闲逛。出门了,首先会看看屋檐下有无冰凌垂着,如冰凌垂着,就大喜,就捏一根放手中,还要吃几口,还比赛看谁嚼的声音最响亮。另外就要去河边,看河面结冰了没有。为看冰结的厚度,常常是左手拉着伙伴的左手,左脚踏在河岸,右脚伸出去,用脚跟跺冰面,如果一跺就碎,就要怨冰太薄了,说为什么不冷点呢,最后期待当晚最好零下七八度,这样明天就可以踏冰去。

第二天确实更冷了。父亲说生活不好做了,摇摇头,叹口气。我懂得,父亲是泥水匠,这样的天气,砌砖、粉墙,砂浆石灰都会冰冻,就不可以劳动,钱就少赚五元。母亲说,老天爷好,懂人心,再冷点,多冷几天,虫就吃不住,虫死了,庄稼有收成。我呢?心想最好下一场大雪,把仓库场的场地全部遮掉,我们可以放一把谷子,放一只咖筴,拉一根稻柴绳,捉几只麻雀。而到了晚上,可以穿芦花鞋,也可以烘脚炉。睡觉了,母亲会在我的被褥里放一只汤婆子。反正,我是不想冻着,母亲是不让儿子冻着,钻进了被褥,就像走进了夏天。

我倒是十分服帖家里的鸡鸭的。再冷的天气,白天里,鸡鸭总是出来的,阳光有还是没有都没有关系。鸡鸭吃的饭食都是冷嗖嗖的,也习惯了。母亲说,鸡鸭很聪明,到了冬天,鸡毛就长厚了,跟狗是一样的,天寒地冻也不怕。我听后就觉得我们人不如鸡鸭厉害,我们常说人的皮有厚薄吗?为什么冬天不

去长厚一点呢?而要靠衣服取暖。事实上,母亲的话,说对一半,我看见一到雨天,鸡鸭就不出来的,偶尔出来,也是为了吃食,忙忙地吃,忙忙地回,都到棚里避雨的。鸡鸭什么时候进棚,是看天色的,天似黑将黑之时,它们就进屋了,它们出出进进,与时辰有关,与天冷无关。

我想想到了自己,其实,我们这里天再冷与人的活动关系不大,却与人活动的意义密切相关。比如,要给孙女买点什么吃的,那么最冷的天也会喜滋滋地去买。像我这个年纪,一旦碰到老迈双亲有点微恙,我们会在第一时间赶回去做事的,从来不迟到。你看看马路上的交通警察,从来不会因为天冷而不出来执勤。马路上车来车往,从来是不断连的。为什么?一个人,当要做的事情,变成了工作,变成了责任,变成了使命,冷就不在话下了。冬天再孤寂,再寒冷,说到底是一种自然现象,在自然面前,人类的活动一直以重要不重要,值得不值得为唯一标杆,天寒地冻,只是设置了困难,但无法阻碍人的向往与行为。

以往到了这个时间,感觉是一个“忙”字。回老家,看到场地的铁架上横着几个三角棚架,上面竖着咸猪蹄、咸青鱼。地上放满了二妹三妹已经整理好的蔬菜:有芹菜,有菜头,有芋芋头,有大白菜,东一堆,西一堆,等待我们去装袋。我想说,天气不是很冷吗?从菜园里挑回来,再除去老叶,再分拣,再装袋,都是在场地上做的,场地上,东西一长溜、风吹草也动,是冷。最小的外甥抱着八个月的孩子瞰瞰,也在场地里兜兜转转。看见我们,说是爷爷奶奶回来了,让奶奶抱一下,奶奶抱了,不哭,我抱就哭。为什么,我看区别在于:妻子的笑温顺、慈祥;我的笑呆板、严肃。好像无关天气,无关冷热。

想到了母亲的话,骨头松了,春要捂的。

我明白:我也是一副贱骨头,去老家时不冷了,因而回来时也不冷。

人生名片

□詹超音

毫无疑问,人生陪伴到底的是名字,甚至不朽。取名是大事,一锤定音,得锤好喽。

生孩,等于生下期望。名字虽是代号,但都想秀外慧中,给予嗣带来好运,给家族带来荣光。名与声相关,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才会有好名声。

南汇地区男性名字“龙根”最多,女性“凤娟”最多,多得几乎成了郊区农村男性女性的代称,俗气的代名词。俗是因为简单,谁都想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人是成不了龙的,但可以奋力去学龙的能力;根是基,不差地气,就能行稳致远。人也成不了凤,但可以像凤一样美,所以纷纷拥抱凤字;娟是姿,是健康、可爱的表象。龙根与凤娟是极好的名字,但过多重名,精气神就变了味。

起什么名字是一个人的自由,什么帝,什么仙都可以组名,还有什么不能用的?问题是名往一处取,平地里少不了迟疑:是唤我吗?绅士不怒同名丐,君子小人声重叠,全是父母的责任。伊丽莎白女王不能叫伊丽莎白工把名改了。农奴主勒令强巴(藏语为弥勒佛)当哑巴,也没勒令强巴换名。

姓名作为一个家庭的文化遗产,应该有其范围;作区别之用,也应有一定限制。武汉一名邓姓父亲,恰逢伊战爆发、非典肆虐之际

喜得贵子,可能是心血来潮,给自己的儿子起名为“萨达姆·邓·非典”。这种不伦不类的名字,在户籍登记机大遭到了拒绝。自由取名不能没了规范,拒绝如此怪名也是为其好,不然,孩子大了不知会被嘲成怎样。

孙儿出生后,儿子问我怎么取名,我说有三点水就行。当时并未考虑五行,我也不懂五行。漂浮人生,自身带水不会错。

名字父母所取,肤发父母所赐,所以极少有人改名。

有位朱姓同学,他的父亲却姓杜,后得知老人家早先因革命工作需要连名带姓全换了。他让子女从了祖姓,自己却没改过来。改时因为情况特殊,没改回来是情况有变——组织和老百姓只知他后来的姓名。

作家最会改名,不用真名实姓刊文是有原因的。原因很多,一个目的:隐。冰心是因为谦虚,“我终究是大学里的小学生,思想和文字方面都不成熟,我不敢用自己的名字,就用了‘冰心’这个笔名。”冰心最喜欢的是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这首诗中有一句“一片冰心在玉壶”冰心尤为喜爱,于是她为自己取名为冰心。笔名其实是作家督促自己创作的一种暗示,一种隐语,一种符号。作家用笔名有着借笔名逃祸的作用,毕竟历朝历代

的统治者并非都是明君,有时候大兴“文字狱”,作家们很可能要受到牵连,用了笔名似乎可以免除很大的祸因。国民党时期,周树人不仅用鲁迅的笔名发表文章,而且还用了其他的一百九十个笔名,他甚至请人抄写他的文稿,笔迹都不露,国民党拿他也没办法。就是写文章得罪了人,有了笔名也可以抵挡一时。不过,在古代很多人因为用了笔名写作,写出来的作品出了名,却把真名字给隐藏了,人们只记着他的笔名,却忘记了他的真名,甚至还会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形。矛盾的笔名也非常多,有沈德鸿、沈雁冰、木子、沈余、希真等等,多达一百二十五个,符合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在斗争中不断变换笔名,就能不断变换身份。男性作家取女性化的笔名也很常见,郭沫若用过“安娜”,茅盾用过“四珍”“冯虚女士”,沈从文用过“上官碧”“休芸芸”,周作人用过“萍云女士”……其实笔名代表的身份是创作者;本名,代表的身份是生活者。二者可以分开看待。

老音是我的唯一笔名,只在解放日报上用过一次。网上查看,跳出三五个老音,就此让路。

写文章大多写的是亲历的生活,写共性的事实、说共同的心声,我坚持。落子无悔,写了就没那么多顾虑,用不用笔名无所谓。

除夕夜的难忘经历

□俞富章

这确实是一次令我刻骨铭心的经历。那一年,我刚刚六岁。当时,我家五口人:父亲;母亲;母亲还怀着身孕;我;还有我的一个未成年的小叔。因为爷爷奶奶已经故世,长兄如父,父亲把小叔当成儿子抚养,小叔就跟着我们一起过。我家有两处房子,一处在一座三户人家合住的四合院内,我家居住其中的两间;还有一处在这四合院的西侧,隔着一條小弄堂,是厨房间、杂物间和猪圈。当年,我家的家境虽然清贫,日子过得还算安稳。

就在那一年的除夕之夜,一场火灾给我家带来了灭顶之灾。

除夕,最重要的事情便是一家人在一起吃年夜饭。吃完年夜饭,该放的鞭炮也放了,该点的香烛也点了。家里人虽不多,但过年的氛围也是蛮浓的。毕竟,一年就这么一个大年三十啊!

我们家没有守岁的习惯,到

了睡觉的时候,一家人都回到四合院的屋子里睡觉了。邻居家也都睡觉了。整座四合院都仿佛进入了睡眠状态,在睡眠中送别旧岁,在睡眠中迎来新年。

后来听父母与邻居回忆时说过,在那晚的睡梦里他们都隐隐约约听到了窗外有“噼哩啪啦”的声响。冬天的窗户是紧闭的,外面的声音听起来比较遥远,加上是大人三十夜,那时候,有过年放鞭炮的习俗,都以为为那“噼哩啪啦”的声音是村里人家放鞭炮发出来的,所以谁也没有警觉起来。

直到窗外听到了人声鼎沸的喧闹声,我的父亲和邻居家的大人们才迅速从被窝里爬起来,走到户外,看看发生了什么。

灾难早已发生了!原来是四合院西侧我家的房子着火了!就是这冲天的火光引来了附近工厂的驻厂消防队官兵。那喧闹声就是二十多名消防队官兵正在全

力灭火发出的声音呢。

我那怀着身孕的母亲本来不方便起床还躺在床上,听说是我家着火了,也从床上起来了;我也跟着起床,与母亲一起走到户外。

因为是农村,消防车开不进来,消防队的官兵们只能用手提的桶从河里一桶一桶的提水灭火。可是,那一桶桶的水怎么压制得住熊熊大火啊?而且,火头正在向着弄堂东侧的四合院发展,情势十分危险!消防官兵们将提上来的水集中泼洒在靠近四合院的火点,用水浇出一道防火隔离带……

在消防官兵的奋力抢救下,大火终于扑灭了,四合院保住了;还抢救出了桌子、厨柜及饲养的猪、鸡等,但我家的那座房子几乎焚毁了,现场一片狼藉,我的父母伤心欲绝。母亲因有身孕,邻居婶婶劝母亲卧在床上,但母亲泪眼婆娑的样子我直至今还清晰

记得。

那时,我虽然还不太懂事,但看到一家人刚刚吃过年夜饭的房子到了大年初一就被火烧成了废墟,心中也很难过,我明白,这个新年我们家遭灾了。

我六岁的那个除夕夜,不仅让我经历了永生难忘的一场火灾,更让我亲眼目睹了消防官兵的英勇壮举。

那晚,我起床走出老屋,在黑夜中看到人头攒动的消防官兵,心里就生出一种莫名的鼓舞:这些叔叔们真像是天降神兵!只见几十位消防官兵,从河边到火场排成长长一队,一桶水接着一桶水,从河中传递到火场,如果没有他们,这场火怎么灭得了啊!尤其是站在河水中的消防员叔叔,一直站在冰冷的河水里用木桶勺水,毫无畏惧;有几位消防员叔叔,一次又一次冲进着了火的房子,抢救出一件件家具,奋不顾身。直到火被扑灭时,我真切的看到,消防员叔叔们每个人的衣服都被水弄湿了,他们的脸上沾满了泥水与灰尘。我是第一次与

消防员近距离的相遇,而且还是在抢救我家的火灾之时,所以,我的内心不仅仅是感动,而且是崇敬,是崇拜。那天,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邻居伯伯婶婶们说的:“要不是消防员们及时赶来,我们这座四合院房子怕是保不住了。”在消防员们离开时,邻居伯伯婶婶们紧紧的握住他们的手,反反复复的说“谢谢!谢谢!”

儿时的经历,对于人生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后来,每次经过那座消防队营房时,我总会站一会,向消防官兵们投去敬意,我对自已说:就是他们救过我的家!再后来,我长大去军营,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受了这些消防官兵的影响。

人生中,有些相遇,虽然匆匆,却很难相忘;有些人,虽然只是一面之缘,不知姓名,再无交往,却永存心头。大年三十晚上,为我家灭火的那些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从我一双稚嫩的眼睛里走进了我的心底,从此,在我的心里留下了一尊勇敢者的群雕,高大,清晰,永不磨灭!